

杂文写作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评论教研室编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前 言

这个小册子是为了新聞系同學們学习杂文(小品文)写作而編輯的。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党指示我們要插紅旗，辨风向。这个指示，对小品文写作者來說，特別重要。我們是党的思想战士，写小品文必須兴社会主义，灭資本主义；兴無产階級思想，灭資产階級思想。这也是我們編輯这个小册子的基本原則。因此，除了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和魯迅等关于杂文(小品文)的言論和一些正面論述杂文的文章之外，还挑选了一些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的和內容非常反动的文章，作为附录。目的是为了設置对立面，从拔白旗中插紅旗。

本書有的摘录标题(帶有〔〕的)是我們加的。我們由于見聞有限，加以時間短促，選擇不当或重要遺漏，是难免的。希望讀者指正。

新聞系評論教研室

1959年3月

60 K 16/25
15

〔論严肃和謙遜〕.....	馬克思
(正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報刊”, 中國人民大學1959年版, 第65—68頁)	
〔應該向德國制度開火〕.....	馬克思(1)
為“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第二版作的序言	馬克思(3)
〔論諷刺和嘲笑〕.....	恩格斯
(正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報刊”, 中國人民大學1958年版, 第179頁)	
〔論封建小品〕.....	馬克思 恩格斯(5)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学.....	列 寧
(正文見“列寧論報刊”, 中國人民大學1958年版, 第77—82頁)	
給阿·馬·高尔基的信(摘錄).....	斯大林(6)
給傑米揚·別德內依同志(摘自原信).....	斯大林(7)
新民主主义論(摘錄).....	毛澤東(11)
反对党八股(摘錄).....	毛澤東(12)
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	毛澤東(14)
亂彈(代序).....	瞿秋白(16)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瞿秋白(20)
写在“高尔基論文選集”前面.....	瞿秋白(40)
“热风”題記.....	魯 迅(43)
答北斗雜誌社問.....	魯 迅(44)
——創作要怎樣才會好?——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战斗(摘錄).....	魯 迅(45)
——致“文学月報”編輯的一封信——	
小品文的危机.....	魯 迅(47)

小品文的生机	魯迅(49)
做“杂文”也不易	魯迅(50)
論諷刺	魯迅(52)
什么是“諷刺”?	魯迅(54)

——答文学社問——

杂谈小品文	魯迅(56)
“且介亭杂文”序言	魯迅(57)
論小品文	薩斯拉夫斯基(58)
談小品文(摘錄)	夏衍(90)
談小品文	馬鉄丁(92)
关于小品文問題的討論	山柏(104)
我們时代所需要的杂文	林淡秋(109)
魯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唐駿(114)
我們的自我批評	輕騎队編委会(133)

〔附 录〕

論幽默	林語堂(135)
还是杂文的时代	罗烽(145)
小品文的新危机	回春(146)
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現在	徐懋庸(149)
(“打杂新集”自序)	
关于杂文的通信	徐懋庸(155)
我說小品文要消亡	范丹(159)

「應該向德国制度开火」

馬 克 思

應該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罪犯低于人性的水平，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駁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經被駁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視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經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这里指的是描述各个社会領域間的相互傾軋，描述普遍的沉悶和不滿以及既表現为自大又表現为自卑的偏頗，也就是描述專以維護一切卑鄙行為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無非是一種以政府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機構內部的一切。

這是一幅什麼景象呵！社會沒有止境地分成形形色色的行會，這些心胸狹窄、心地不良、庸俗粗暴的行會處於互相對立的地位，它們這種曖昧的猜疑的關係能夠使它們的統治者毫無例外地——雖然形式不同——把它們看成只是仰仗統治者的恩典才活著的東西。甚至他們還要承認自己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的事實，而且要把這說成是上天的恩典！而在另一方面，則是那些身份和人數成反比的統治者！

針對這個對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戰中，敵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稱，這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給敵人打

击。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讓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識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揚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領域作为德国社会的Partie honteuse〔污点〕加以描述，应当給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起它們自己的調子，要它們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須使他們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民族要求的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以滿足的决定性原因。

这种反对德国 status quo〔現狀〕的狹隘內容的斗争，对現代各国來說，也不是沒有意义的，因为德国 status quo〔現狀〕是ancien régime〔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 ancien régime〔旧制度〕是現代国家的隱蔽的缺陷。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現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們那里经历过悲劇的 ancien régime〔旧制度〕，現在如何通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劇，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換句話說，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劇性的。当 ancien régime〔旧制度〕作为現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ancien régime〔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謬誤，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謬誤。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劇性的。

相反地，現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上的錯誤，它駭人听聞地違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 ancien régime〔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像自己具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像。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質，难道它还会用另外一个本質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質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詭辯嗎？現代的 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許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墳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劇。在埃斯庫罗斯的“被鎖煉鎖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經悲劇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疏善的“對話”中喜

劇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訣別，我們現在为德国当局爭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結局。

（摘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5—457頁）

为“路易·波拿巴政变記”

第二版作的序言

馬 克 思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衛登麦尔^①，曾打算从一八五二年一月一日起在紐約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給这个杂志写一篇政变史。根据这个請求，我一直到二月中旬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論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这时，衛登麦尔原来的計劃遭受了失敗。但他在一八五二年春季已开始出版命名为“革命”杂志的月刊了，月刊第一期的內容就是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这篇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內，不过沒有在真正的書籍市場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急进的德国書商建議銷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答复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圖”表示真正道义的惊愕。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書是根据对于事件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一八五二年二月止。現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書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友人們的坚持。

在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現并且是專論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雨果著的“小拿破侖”和蒲魯东著的“政变”。

雨果只是对政变事件負責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談諧的詈罵。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这个事变只是

^① 衛登麦尔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担任过聖路易区軍事長官职务。（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

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个人哩。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了。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那班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所作的論述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来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去它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刊誤，并删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示。

我这部著作的結語——“但是，如果皇袍一旦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樊多姆圓柱頂上顛复下来了”——这句话已經实现了。

沙拉斯上校在他論一八一五年远征的著作中，开始了反对崇拜拿破侖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用进行历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諛譖作为武器徹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傳統民众信仰的激烈轉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个著作对于扫除那种流行的——现今特別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謂愷撒主义的章蒙詞句，將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膚淺的历史的比拟时，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羅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过，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間进行过，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則不过是战斗者的消极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思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無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而現代社会則依靠無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与現代阶级斗争在物質經濟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所以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間，也就不能有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長撒姆依尔之間所有的更多的共同点。

（选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9—221頁）

〔論封建小品〕

馬克思 恩格斯

法英兩國貴族由於他們所處的那種歷史地位，自應寫些諷刺的小品來攻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在法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及英國國會改良運動中，他們再一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已談不到什麼嚴重的政治鬥爭了。他們尚能進行的只是文字上的鬥爭。然而就在文獻方面，復辟時代^①的陳腐論調也已成爲不可能的了。貴族們爲了激起同情，於是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不關懷自身的利益，而只是爲着被剝削工人階級的利益來向資產階級聲罪致討了。他們引爲快事的是寫出一些諷刺的文字來譏嘲他們的這個新統治者，並向他低聲細語講些多少凶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其中半是輓歌，半是諷刺；半是過去的余音，半是未來的恫吓；雖然它那種辛酸毒辣而机巧的評判有時候也能刺中資產階級的心窩，但它那種全然不懂現代歷史進程的劣根性却始終只會使人感到可笑。

這班貴族爲了籠絡民眾，往往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民眾每次跟着他們走時發現他們的臀部蓋有老舊的封建印章，就嘩然不恭哈哈大笑地散去了。

法國合法王朝黨中的一部分以及“少年英國”社^②便排演過這種滑稽劇。

（摘自“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30—31頁）

① 此地所指的不是英國一六六〇年至一六八九年間的復辟，而是法國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間的復辟。（這是恩格斯爲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加的附注。）

② 合法王朝黨是地主貴族的政黨，主張恢復波旁王朝。“少年英國”社是在一八四二年前後由英國一部分同情於保守黨的貴族、政治家和著作家組成的一個小組，其著名代表人物爲笛斯勒利、卡爾萊及其他等等人。——原編者注。

給阿·馬·高尔基的信(摘錄)

斯大林

(一)我們不能沒有自我批評。無論如何不能，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沒有自我批評，機關的停滯和腐朽，官僚主義的滋長，工人階級創造主動性的破壞就不可避免。當然，自我批評會給敵人提供材料。在這一點上你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也為我們的前進，為勞動者建設力量的發揮，為競賽的展開，為突擊隊等等提供了材料（和推動力）。好處是會抵銷和蓋過壞處的。

可能我們的報刊過分強調了我們的缺點，有時候甚至（無意地）宣揚了這些缺點。這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這當然不好。因此，你要求用我們的成績來和我們的缺點相平衡（依我說，要用成績來蓋過缺點）。在這一點上你當然也是正確的。我們一定立即彌補這個缺陷。這一點你可以不必懷疑。

(二)我們有各種各樣的青年。有垂頭喪氣的，疲倦懈怠的，悲觀失望的（例如捷宇）。也有朝氣勃勃的，活潑愉快的，意志堅強和不達勝利決不罷休的。現在，當我們割斷生活中的舊聯系而建立新聯系的時候，當我們破壞走慣了的道路而鋪設沒有走慣的新道路的時候，當從前過着富裕生活的整批整批居民脫出軌道，離開隊列，給從前受壓制、受折磨的千百万人讓開道路的時候，青年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同情我們的群眾，他們中間不可能沒有分化和分裂。第一、在青年中間有富家子弟。第二、即使拿我們自己的（按社會地位）青年來說，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意志、力量、毅力和理解力，都能把大規模破壞舊事物和急速建設新事物的景象看做是理所當然的因而也是合乎願望的景象，並且是和那種應當讓人能夠“休息”和“享福”的“四海升平”的天堂般的安樂生活很少相象的景象。顯然，在這種“令人頭昏的

混亂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沒有疲倦懈怠的人，神經過度緊張的人，未老先衰的人，悲觀失望的人，脫逃的人以及投到敵人陣營里去的人，這是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消耗”。

現在主張的是：在青年中間起領導作用的不是垂頭喪氣的人，而是我們的戰鬥的青年團員——摧毀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建設社會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解放一切被壓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爾什維克的人數眾多的新的一代的核心。這就是我們的力量。這也就是我們勝利的保證。

(三)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應當採取有組織地從思想上（以及從其他一切方面）影響的辦法竭力減少灰心者、叫苦者、懷疑者等等的人數。相反地，我們的黨、我們的文化組織、我們的報刊、我們的蘇維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組織這種影響並取得重大成果。……

（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2—155頁）

致傑米揚·別德內依同志

（摘自原信）

斯大林

你十二月八日的信收到了。看來你需要我的答復。那末好吧。

首先談談你的一些瑣碎的詞句和暗示。假如這些不漂亮的“小東西”是一種偶然的因素，那倒可以不去管它。但是這些“小東西”是那么多，那么猛烈地“噴涌出來”，以致決定了你整封信的音調。大家知道，音調是構成樂曲的。

你把中央的決議看做“絞索”，看做“我的（即你的）毀滅的時刻到了”的標志。為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一個共產黨員不去領會中央決議的實質並改正自己的錯誤，反而蔑視這個決議，把它看做“絞索”，這叫什麼共產黨員呢？……

在該稱讚你的時候，中央曾多次稱讚過你。當我們黨內的個別集團和同志攻擊你的時候，中央曾多次保護過你（其實是有些勉強的）。當不少詩人和作家犯了個別錯誤的時候，中央糾正了他們。這一切你都認為是正常的和理所當然的。可是當中央不得不批評你的錯誤的時候，你就突然嗤之以鼻，叫起“絞索”來了。有什麼根據呢？也許中央沒有權利批評你的錯誤？也許中央的決議對你沒有約束力？也許你的詩超乎一切批評之上？你沒有發覺你已經染上某種令人不快的所謂“自高自大”的毛病嗎？傑米揚同志，放謙虛一些吧……

你的錯誤的實質在哪里呢？你的錯誤的實質就在於：對蘇聯生活缺點的批評，你最初運用得很準確很巧妙的這個必要的和應該的批評使你過分迷醉了，而你一旦迷醉之後，這種批評就在你的作品中開始發展為對蘇聯的誹謗，對蘇聯過去和對蘇聯現在的誹謗。你的“從熱炕上爬下來吧”和“不講情面”就是如此。……

……………

你自己來判斷吧。

現在全世界都承認，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從西歐移到俄國來了。世界各國的革命者都滿懷希望地注視着蘇聯，把它看做全世界勞動人民解放鬥爭的策源地，承認它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世界各國的革命工人都一致向蘇聯工人階級，首先向蘇聯工人的先鋒隊——俄羅斯工人階級歡呼，把它當做自己公認的領袖，因為它實行着其他各國無產者曾經夢想實行的最革命最積極的政策。世界各國革命工人的領導者都如飢如渴地研究俄羅斯工人階級的最有教益的歷史，研究這個階級的過去，研究俄羅斯的過去，他們知道除了反動的俄羅斯以外，還有過革命的俄羅斯，有過拉吉舍夫和卓爾尼雪夫斯基、熱里雅鮑夫和烏里揚諾夫、哈爾士林和阿列克謝也夫這樣一些人的俄羅斯。這一切都使俄羅斯工人心里產生（不能不產生！）革命的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能夠移山倒海，能夠創造奇蹟。

而你呢？你不去理解革命歷史上這個最偉大的過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夠擔負起先進無產階級的歌手的任務，反而跑到什麼窩地里，

在摘自卡拉姆津著作的非常乏味的引文和引自“家訓”的同样乏味的格言之間糾纏不清，并向全世界宣布：过去的俄罗斯是裝滿了丑惡和頹廢的瓶子；現在的俄罗斯是十足的“比里尔瓦”；“懶惰”和渴望“坐在热炕上”几乎是一切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因此也是完成过十月革命的，当然仍旧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工人的民族特点。这就是你的所謂布尔什維克的批評！不是的，可敬的傑米揚同志，这不是布尔什維克的批評，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誹謗，是对苏联的侮辱，对苏联無产阶级的侮辱，对俄罗斯無产阶级的侮辱。

既然如此，你还想叫中央默不作声！你把我們的中央看成什么了？

你还想叫我因为你原来对我有“历史上的好感”而默不作声！你有多么幼稚，多么不了解布尔什維克……

也許你这位“有學問的人”不会拒絕听听下面这段列宁的話吧。

“我們大俄罗斯的覺悟的無产者是不是絲毫沒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們酷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国，我們在尽最大的努力，以便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覺生活的程度。我們因目睹沙皇創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對我們美丽的祖国肆行橫暴、压迫和侮辱而感到無限的痛心。我們因这些暴行在我們人民中間，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間引起了反抗，因这些人民中間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創造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神甫和地主而感到自豪。我們記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紀以前說過：‘可憐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公开的和公开的奴隶——大俄罗斯人（沙皇專制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話的。然而我們却認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話，是感嘆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吐露的热爱祖国的話。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沒有的。現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經有了。我們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証明了它能够給人类做出为自由和

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偉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規模的蹂躪，大批的絞架和拷問室，普遍的飢荒以及向神甫、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逢迎獻媚的極端奴才相。”（見列寧“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心”）^①

請看列寧這位世界上最偉大的國際主義者關於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心是說得多么好。

他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知道：

“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心（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種自豪心）的利益是同大俄羅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無產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同上）^②

這就是列寧的明白而大膽的“綱領”。

這個“綱領”對於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階級、和自己的人民血肉相連的革命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這個“綱領”對於那些和自己的工人階級、和自己的人民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聯系的列列維奇之流的蛻化分子是不可理解的，是不自然的。

能不能把列寧的這個革命的“綱領”和你最近的几篇小品文中所表現的那種不健康的趨向調和起來呢？

可惜不能。所以不能，是因為它們之間毫無共同之處。

事情就是這樣，你所不願意了解的也就是這一點。

因此，無論如何你必須回到原來的列寧的道路上來。

主要的就在這裡，而不在于張皇失措的知識分子的那種無謂哀鳴，慌慌地說人家要把傑米揚“孤立”起來，說“再不發表”傑米揚的作品了等等。

約·斯大林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27頁。）

①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五頁，“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九七頁。

② 見同上書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八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八九九頁。

新民主主义論（摘錄）

毛 泽 东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这里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

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所以這時候，中國革命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而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群眾進行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农人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却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么？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摘自“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第2版，第690—691、695頁）

反對黨八股（摘錄）

毛澤東

……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為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

勁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癩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原有語彙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不肯下苦功去學，因此，群眾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蹺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艺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

.....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里選出的，是魯迅復“北斗雜誌社”^①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① “北斗雜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出版的月刊。“梅”“北斗雜誌社問”載“魯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